

必無小補矣他若登萊海運撫道郡竭蹶圖  
維業已開洋有日豈得因李維翰一語而請  
停水衡料銀五十萬奉

旨允借豈得與太僕寺異同而未解至金秋以後  
漸薄嚴寒冬衣花布作何轉運此皆軍需之  
最緊關者統乞

聖明裁察施行

○經畧楊鎬題爲謹報清河亡失大數以俟公勘  
并陳沿邊措置略節以慰

聖心事本月初八日酉時據分守遼東海寧道閻  
鳴泰呈稱奴酋自撫順得志之後乘撫按再  
勝之威戟指垂涎思一快心清河非一日矣  
本道任事以來偵知逆謀百方豫備凡請兵  
請餉密受方畧於轅門爲併爲歛期保生靈  
于磐石者業已不遺餘力矣猶慮遼將畏縮  
之習一時難破而火噐無敵之妙不可不施  
查清河一堡四山環抱止有正東一路通鴉  
鶻關以守則爲絕地以戰則爲竒地此正可



設伏制勝之處也凡火砲神鎗鉛子鐵彈之類不憚空遼城以與之且遵奉憲檄預與該將鄒儲賢約如遇虜至設火器於徑路之間伏竒兵于兩山之側俟其陣亂一鼓殲之慎無擁兵城內束手自縛所以籌畫之者亦不可謂不周矣至二十二日初聞圍鴉鶻關之報本道隱然喜謂大挫奴鋒在此舉矣卽差官往督其陣旣聞圍清河城之報本道駭然憂謂諸將安在遽令虜至城下乎復差官往查其故未幾而尅堡之報至矣節據督陣官王廷試齊天爵等稟稱從二十一日鄒儲賢聞賊消息卽閉門拒守西將張旆欲戰不聽守堡官張雲程力勸不從城外有打草軍士數百名奔回求入亦不肯納次日自寅至未與賊攻擊數陣賊用大木板斜靠城下從底挖墻頃間城東北角壞賊踐踏積屍一擁而上遂以不守一時策應諸兵總兵李如栢自汎河至王宣自遼陽至副將麻巖自開原至



遊擊鄭國良自鐵嶺至楊于渭自瀋陽至然  
皆在一二百里外聞砲而趨已無及矣獨副  
將賀世賢自靉陽赴援中途遇賊鏖戰一場  
得強壯首級一百五十一顆幼小首級三顆  
差足折奴酋之兗而伸中國之氣耳是役也  
清河雖陷而鎗炮所打矢石所傷賊屍環城  
而僵者以數千計聞虜回率多長哭而去者  
則奴賊之損我固多而其自損亦不少矣張  
旆城頭力戰而死鄒儲賢事急叛賊李永芳  
從下招之儲賢大罵不從乃先斬其愛馬旣  
焚其衙宇率親丁力戰于南門之上被刃而  
死兩將旣死尚亦凜凜有生氣哉其他中軍  
千把總守堡等官並無一人肯出者俱未得  
其詳惟有乘亂逃出被傷軍民數名耳且賊  
聞東邊一柵被世賢勦殺殆盡輒驚而遁回  
籍非世賢此戰從後掣其肘儻賊乘勝長驅  
遼陽之爲遼陽尚忍言哉則此捷所關良匪  
細矣嗣是委備禦魏國印千總白受顏同赴



清河查殺擄人數據渠田稱清河城內外積屍重疊臭氣薰蒸力既難于徧翻且城東一帶虜騎出沒勢又難于久住卽欲訪求的數萬萬不能本道不得已止憑其見在倉糧之冊查得遊擊鄒儲賢以下官軍丁總計五千二百三十五名至於居民原無冊籍可據或殺或擄莫可誰何詢問原管清河中軍李世馨回稱向編牌甲曾計有五百三十餘家每家多寡相因以五六口計亦近三千餘口兼之收歛過各屯堡居民亦不下二千餘口三項總計則萬數有零其大較也本道訪之衆口叅之已見先撮其大槩如此伏惟具題庶戰守得失之較判然以分將士報國之忠亦幽然以暢而從此全勝之策可共力以圖之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都御史汪可受看得清河被陷總計遊擊中軍千把總守堡等官以二千員兵以五千二百三十餘名民以五千餘名卽續有出城者能幾卽後



有回鄉者難期卽賊亦傷亡之多彼此未必  
相當卽我亦勦其一柵要亦得不償失事已  
至此旣不敢諉之氣數之適阨亦不敢諉之  
兵將之不齊又何敢曰約束已明申令已熟  
而歸罪于違節制之人哉故以鄒儲賢張旆  
等之死誠當恤而以張承胤之已蒙賜恤者  
頃尚有臺臣之駁則亦可以責二將不能全  
城之過以賀世賢之捷功誠當錄而以屬城  
失陷守備不設之條則亦可以置世賢在功  
不贖罪之列他若鎮臣李如栢道臣關鳴泰  
與援遼客將未及並關西諸帥未至者或策  
應之不速或觀望而不前以事跡論似皆有  
罪以時勢論皆任事在兩三月之間皆距賊  
在二三百里之外見在兵馬不能當賊以十  
分之二未到兵馬不能趨利于千里之遙又  
似皆可原俱應俟監軍按臣覆勘定擬仍于  
事平之後酌論功罪之輕重惟臣鎬首有封  
疆之責所不敢自恕也竊念



皇上自有建酋之變屢厯兵餉之圖謂宜旦夕戡  
定庶可上釋宵旰今又蹈撫順之轍

聖心不知如何憂慮者正主辱臣死之日職與按  
臣疾趨遼陽所見老少盡日棄城刈獲俱廢  
燈火盡夜懸城寢食不寧職妄令撤使休息  
方議引河水入城壕以爲固而亦謂遼陽城  
周遭廣濶奴卽強猝不能越二三百里以二  
三萬步兵圍城復以二三萬馬兵索戰也惟  
寬奠爲山崖孤遠之地鎮江爲朝鮮往來之

途除已歸併收歛各原有駐防官兵外近又  
加原任遊擊張昌胤單進忠各領新兵多建  
旗鼓巡遊其間以張聲勢以獲收割之利而  
距賊頗遠惟瀋陽開原鐵嶺三大城蒲河汎  
河懿路中固四小堡一線咽喉西逼西虜東  
逼東夷皆不數里乃回鄉與奸細且報賊復  
整點兵馬入犯數處此最可憂者今以總兵  
李如栢王宣駐瀋陽以總兵麻承恩駐開原  
以都司馮應魁叅將李懷忠駐鐵嶺以麻承



宗駐中固以趙啓禎駐汎河以孫守印駐懿  
路以羅萬言駐蒲河又以賀世賢劉遇節卜  
向績等諸將之慣戰者屯兵于各城之外上  
下聯絡蓋二百里賊犯中固則開原鐵嶺可  
夾擊而瀋陽從南面策應賊犯蒲河汎懿則  
瀋陽鐵嶺可夾擊而開原從北面策應又開  
原亦引河水繞城鐵嶺已伐大木爲柵瀋陽  
土塹頗高步兵皆出城外火噐皆列前行而  
蒲汎中懿四小堡之婦女財物又已盡歸于  
三大城之中賊來可守亦可戰又無清河之  
山隘又非清河之僻遠

明旨已申嚴軍法各將亦盟神矢誓天若不欲亡  
遼賊或難復肆志而如殄滅此賊非兵馬加  
倍于賊數路並進以分其勢而疲其力扼其  
吭而拊其背不易成功也然各將未到已奉  
嚴催川兵雖遠亦蒙速調但得同心一力何  
難雪耻除寇此目前措置畧節而職與督臣  
按臣之能自盡者竊恐



聖心惻然東顧輒敢披陳如此

○山東巡按御史陳王庭題爲狡夷殺掠甚慘懦將退縮不前謹據實查叅以懲積玩以肅軍紀事臣切惟遼左屢次失利總由軍紀未明故有失備而驟陷者撫順之役是也有失量而覆師者張承胤渾河之役是也有有備同於無備而覲望退縮坐失機會者清河之役是也先是督撫鎮道逆知狡酋必犯清河發舊主兵三千有奇令鄒儲賢統領又徵薊鎮

援兵二千有奇令張旆貼防各臣謀國亦計殫矣迨清河報圍臣與經畧俱在廣寧復發將兵四千赴援繼聞清河失陷經畧單騎徑進俾臣疏催抵關兵將星夜來援臣隨具題請援訖亟隨經畧入遼陽尋據塘報鎮臣李如栢自汎河王宜自遼陽副將麻巖自開原遊擊鄭國良自鐵嶺楊于渭自瀋陽俱至威寧奉集等處策應雖竭蹶不前心力已奮武靖遊擊文明象稱病不前寬奠遊擊祖天定



及鞏陽守備徐九思等聽民出堡均屬可議  
恭候復勘不敢再叙外訪得援遼總兵麻承  
恩異懦不前坐失機會謹述罪狀爲

皇上陳之臣謹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經畧楊鎬  
議照麻承恩初以廢棄閑弁被命援遼近蒙  
皇上推轂之恩夙受遼鎮供億之厚方聞清河被  
尅時身在瀋陽感恩圖報宜何如急者况所  
提憤戰健夷一千餘人卽不能鳴劔伊吾大  
奏克捷之功儻以偏師繞入左脇剷絕虜尾

斬馘之多當不在賀世賢下者乃藉口道檄  
急奔開原迨虜尅清河憤各將拒守殺擄極  
慘血流溢巷盤桓肆毒經畧爲之披纓督臣  
聞之淚頤鎮臣馳驅赴關獨承恩秦越相視  
致鄒儲賢張旆等守歿睢陽之城魂墮腥膻  
之地軍丁士女槩被戮汚非承恩得爲不爲  
之罪乎且聞承恩智老漸昏畏夷如虎先撫  
順之役舊撫明囑策應彼固掉臂而入清河  
今清河失陷復却步而入迤北乃開原迄今



未見一虜承恩何以自解卽臣亦不能爲承  
恩解者夫將居中央乃可以制四方承恩聞  
虜在東南糾衆而趨迤北承恩不知何心此  
不可解者一將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承恩藉  
口道臣檄不顧清河失坐視孤城沒陷是可  
忍孰不可忍此不可解者二且經畧一意防  
東令王牧民等安插西虜承恩納抄花部夷  
一百五十餘人致虜含憤激怒特畏

皇上威靈而不敢動耳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承  
恩向奔清河時夷丁入虜者一百餘人尚不  
醒悟多收異類意果何爲此不可解者三諸  
如奴視偏裨笞辱青衿歲糜遼餉以萬計占  
役遼軍以數百計援遼禍遼之謠遍滿通衢  
東奔西避之巧幻如鬼蜮無論如副將賀世  
賢斬馘之多臣不敢望卽求如清河屯民威  
寧堡民斬虜級二顆者亦不可得矣承恩何  
顏立于諸將之上敢與援遼夙將竊登壇步  
伍乎臣于總兵杜松入遼之辰見傳檄堂堂



正正知夷已在彀中臣等耻與承恩共居一區不憚盡言直勒罪狀上陳伏乞

皇上憫張旆等死事之苦張承胤等殉國之忠俯從廷議槩准議恤將異懦麻承恩革任回衛遺下健丁千餘人令副將麻巖統領仍乞

勅下兵部復加查議將麻承恩議勘以儆積玩庶賞既下逮罰必上行軍紀昭明捷伐可期矣

○朝鮮國王臣李暉題為屬夷犯順

天討將加薦蒙督咨檄調整小邦軍兵恭候

明旨事本年閏四月准巡撫遼東李維翰咨夷情事續准薊遼總督汪可受檄文臣切照蠢茲奴酋女直遺種竊險據要潛蓄兇謀始為蒙古統合諸落滋蔓形勢兵已滿萬古語可徵舐糠及米漸肆侵擾小邦不幸與賊境相接衝突橫暴之計未嘗不在小邦而只緣

天朝每因小邦奏報節行

宣諭嚴加禁飭豺牙久利虺毒未發者蓋以此也不圖敢侮大邦直犯邊境墮陷城堡戕害



將吏此乃胡運將盡自速其蕩滅者也三苗  
不率何害舜德獫狁匪茹宜舉周征小邦君  
臣一自造鄙有聳舉切憤忱直欲食肉而寢  
皮朝滅而夕餐矣伏乞

皇怒斯赫神戈東指撫臺移咨總督傳報要令小  
邦申嚴隄備整兵候期其在小邦因爲悉發  
敝賦奮敵愾之勇勉死綏之志庶贊九伐之  
威用奏三捷之功此實藩守職分扞衛之大  
義也况王辰之亂島夷逞孽假途小邦謀犯

上國三都灰燼八路魚肉君臣播越國勢難保朝  
夕哀訴渡遼之願將死父母之邦幸賴我

聖上念軫興滅仁隆惜小捧漏甕而沃焦釜遄興  
師旅舉泰山以壓鳥卵先殲兇醜小邦重恢  
基命再續生成大德膏育洪恩誠古今罕聞  
書籍所未有者及至微臣思維先志益虔侯  
度凡有號籲輒賜必從厚誣之雪追封之典  
寵命薦降榮輝非一自念此身何以得此義雖君  
臣情則父子東土數千里含血賦氣之類孰



不銘心刻骨生隕而死結也今值王師有征  
大介是用執爰前驅不命猶承投袂赴難有  
召敢後圖報萬一正在今日除將咨檄內事  
意行令諸路將領刻日精揀團練部伍外仍  
念小邦四面受敵慶尚全羅忠清黃海等四  
道一帶地方盡屬防禦平安之江界以南咸  
鏡之甲山以北皆係禦狄節蒙

天朝軫念小邦每以怠慢哨備爲戒嚴飭謹守爲  
責委緣所在釜丁不敷派戍亭障嘗患缺少  
加以自經倭燹生聚無幾混籍兵農不閑坐  
作野戰攻城尤非長技東征大將譏其脆弱  
乃其實狀目今島夷伺釁不無駭鯨之患建  
酋見感必有獸嬰之觸然則潢潰冲突之患  
小邦獨當必如曩時紅巾賊之亂其將柰何  
况據遼東衙門分付文譯官有稱伊賊方于  
江上多數造船你同江邊各處善爲警戍小  
邦備禦至此尤緊今若盡調不多自恨兵力  
之疲殘莫效軍容之克壯敢不仰仗



皇靈奉行天討雖肝膽塗地猶爲雄兒鵝鴨作聲  
亦助膽氣庶幾仰藉大舉獲展綿力晉人得  
椿喉之快魯邦遂獻馘之誠則小邦之積恨  
宿怨當至此而少洩矣爲此行催前項應發  
軍兵有令赴義州等地方聽候進退伏願  
聖明命下該部商量飭令小邦把截沿江上下以  
爲聲援用固藩翰或受節制以便策應至于  
師期遲速征勦方畧明以指示俾無違悞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申明征倭事例以便援  
遼以濟軍興事照得奴酋包藏禍心四十餘  
年今方狂逞其謀甚豫其志甚橫非倭播比  
也昔日倭奴猶遠隔朝鮮播酋亦孤懸域外  
不過藩籬外患耳今奴酋勁卒數萬又勾連  
東西衆虜所到披靡席捲長驅實屬剥膚故  
募兵調將兵部所爲岌岌也而措餉備芻又  
臣部所爲數數也無米而炊勢不得不那借  
那借不足不能不搜括疏凡數十上俱在候  
旨遵行外所有援遼兵餉事出創爲惟有征倭舊



例可酌而行之前遣新餉司已具疏矣是以  
新餉司之赴遼也帶銀十萬兩又南京解到  
銀三十五萬兩先後繼至則援遼兵將行月  
糧菜自應會道照例支給蓋此屬新餉司爲  
政也至調宜大七鎮之兵臣因太倉匱乏幸  
巡青衙門同心爲國那借銀二十萬兩兌付  
兵部差官齎往則援兵安家行糧亦應照例  
支給蓋此屬各鎮爲政也今宜大等鎮旣參  
差不能畫一政煩兵部再疏合再申明以便

遵守臣查得昔年征倭援兵有行糧米菜之  
給焉將官每員日支米五升銀一錢千總日  
支米三升銀八分把總日支米三升銀五分  
貼隊并軍丁每名米一升五合鹽菜銀三分  
如願折乾給銀五分正馬每匹日支料豆三  
升草一束如願折乾給銀二分馱馬每匹日  
支料草銀二分此例之可酌而行是在新餉  
司與撫道議妥閩外徑給報部查考者又有  
運糴通販之便焉該省近海地面米麥草料



或召商販或委官糴募船由登萊直抵鴨綠  
糴價用餉銀脚價用馬價此亦例之當酌而  
行者也又有勸諭輸粟之款焉遼東官宦軍  
民人等家多蓋藏有輸粟千石以上者監坊  
旌表無官者遙授職銜有官者量加職銜四  
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門扁百石以上者徑  
給冠帶榮身俱免本身雜差當時勸諭方出  
而輸助者相繼是亦例之可酌而行者也又  
有犒賞優卹之恩焉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勅諭云東征將士尅日蕩平大加陞賞又云懸軍  
深入饑寒暴露勢所不免用是痛心亟發帑  
銀十五萬兩齎赴軍前犒賞優卹此亦例之  
可酌而行者不日大兵齊集諸將效力勤王  
宜照前例用以鼓舞軍心者也以上四款兵  
罷卽止皆臣所查征倭事例也臣又查得遼  
陽去京師千里而用兵之際有勝敗分于眉  
睫存亡變于呼吸者該鎮俱宜隨機應變便  
宜行事不必復爲瑣瑣奏瀆以致濡緩悞事



至于米豆本色臣先日移咨督撫暫開海禁使商民興販矣又陸續解銀出關就近糴買矣近又山東大收題准登萊海運矣其馬騾料草亦劄永平薊鎮餉司就近召買通用新餉矣總之在內者職要在外者職詳蓋職詳者糴買支放隨時酌行惟在開銷明白事完奏報而職要者惟總發餉銀聽關外支銷而已當茲太倉如掃之時又值額外不貲之費故臣術不能點鐵計不能量沙而腐心竭智所爲燃眉之濟不過那借一着耳所有借處諸款容臣再爲另疏目今援兵事例伏乞

皇上亟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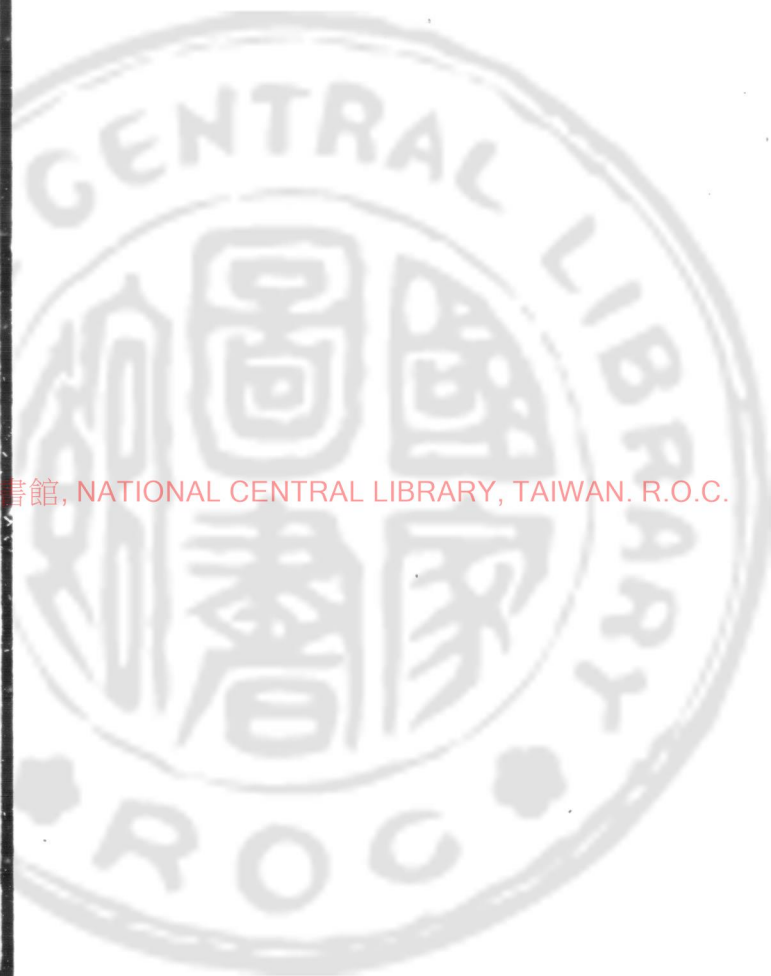
命下臣部移咨薊遼督撫經畧衙門一體遵行庶軍興有濟而危遼可保矣



籌造碩畫

十一卷  
十二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之十一

戊午季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遼左事勢危急微職誤蒙簡用懇乞

聖明急勅當事大臣速講足兵足餉長策以大張神氣早收桑榆事職愚不肖以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起候補身羈京邸未幾而提督四夷館之命下矣甫到任而巡撫遼東之命又下矣遼東何地也巡撫何任也而誤以卑職職



之飲水又奚待言雖然自有遼事以來當事大臣悠悠泛泛彼此判若胡越精神不相聯繫貫局外者既漠然于安危之形局內者又牽制于拘攣之議奴之來也驚若就釜之魚奴之去也安若處堂之燕人心渙散神氣全墮職憤激于中久矣儻徼

宗社之靈得一當以報朝廷職之頂踵又何足愛故職不敢辭難惟以足兵足餉實着爲

皇上籲懇而已今之議兵者曰遼兵不堪用也則

調薊鎮矣調宣大山西矣調南京山東水兵又調川貴矣一鎮急則各鎮互爲應援此自定理然聞赴遼之兵強半乞丐比至出關率多汰回樞臣語職謂待彼中報有確數而再議調夫此不堪留之兵皆沿途催覓頂替者也遷延徊徘數日不進一程職此故耳遣時皆係正身到日却多汰回遼左既不得精健之用本鎮又已虧精健之實虛費安家行糧往返徒成兒戲與其汰于至遼之日不若慎



于臨選之時責成各該督撫務挑選精銳親  
驗器械卽以本營將官領之仍造年貌及各  
器械一冊執赴經畧衙門查驗如不係精健  
及器甲不堅利者各該督撫卽行罷斥如有  
中途縱容徇覓情弊領軍將官卽以失誤軍  
機斬庶幾調一人卽得一人之用早一日卽  
收一日之功不然待至遼之後驗有不堪者  
方行汰回此悞事之大者也今日調十而不  
得五將來十且不得三矣夫天下事尚忍言

哉今議餉者則以借貸扣減事例爲長策矣  
明旨亦以委于邊計有裨褒答之矣而未必然也  
調兵十萬馬匹稱是屈指計之人日食米若  
干鹽菜若干馬日草若干豆若干以月計之  
共用米若干萬石豆若干萬石草若干萬束  
以歲計之共用米若干萬石豆若干萬石草  
若干萬束以遼之見在本色計之米若干萬  
石豆若干萬石草若干萬束援遼將士總兵  
月給廩糧若干副將若干叅遊若干備禦千



把總等官各若干軍士本色折色兼支月費若干查照征倭征播事例宜酌議加增若干蓋彼猶遠在數千里外而此則門庭之寇也若有功將士賞不逾時陣亡軍丁大加優恤此又不可以額數限者也一一打算細細區畫此豈數米而炊之所能濟計臣曰吾以湊處二百三十萬矣毋論彼此爭執尚非實數即使盡發軍前而大軍四集米價騰踊草豆鮮少戰馬餒死卽二百萬之數職以爲不當

百萬之用可遽曰已足而漫不爲之所耶職博稽輿論僉謂非在地畝量行加派斷乎不可而何計臣之緘口不言也至于督餉大臣自遼事初起職已誦言于衆而時已爲迂今審時度勢萬不可已若以山東撫臣加陞新銜照舊巡撫另與

勅書一道得以節制近省一切軍馬應用米豆草束等項便于海者由海運便于陸者由陸運俱聽便宜行事期于絡繹至遼務使餉集而



待軍無令軍至而待餉遑事庶有濟乎糧餉  
既足人心自奮各邊聞遼之糧餉饒裕也而  
樂于趨奴酋知我之兵餉厚集也而膽自寒  
不待交鋒接刃而神氣已張勝算已在我矣  
然後申嚴軍令大振積習臨陣退縮者斬逗  
遛觀望藉口支吾者斬哨探不明失悞軍機  
者斬尅減軍糧激衆鼓譟者斬使功罪分明  
賞罰不爽以天朝之威靈加一隅之小醜鐵  
滅此奴夫亦何難然職又不能不望于

皇上也前賜經畧以尚方之劍勅以先斬後奏矣  
天語凜凜誰不震惕然春溫之意少而秋肅之意  
多何不發帑金數十萬令齎劔部臣一併解  
去爲犒賞援遼將士之用此

綸音之滲漏而今不妨急爲補發者也伏乞  
皇上省覽職疏懇

勅戶兵大臣將兵餉實着作速議處無徒以迂浮  
事款唐突

聖明致悞封疆大計再



勅工部嚴督營造盛甲司屬如法成造不得妄覲  
免究之寬政再

勅刑部及緝事衙門將流寓可疑諸人盡行驅逐  
以絕奴之奸細又諭內閣將遼東急切事宜  
明白奏聞不時擬

聖諭進覽如先年征倭時輔臣王錫爵常擬進  
聖諭數道以激文武將士是閣中之已事也職一  
介書生謬荷重寄年力雖云強壯識見殊欠  
疏通區區管窺求濟實用但得諸大臣精神

聯貫將宗社靈長之慶實式賴之矣

○巡按王象恒題爲內地不堪騷擾外患正在燃  
眉再催援遼諸將速出事職竊惟自遼事起  
聖明拊髀而思一時宿將如杜松劉綎等十餘家  
蒙召并起節經催促皆已相繼起程源源而  
來然日據山海關報其出關赴遼者僅一杜  
松而劉綎柴國柱等未聞也及查各州縣報  
援遼諸將文移則劉綎已七月初過通州矣  
柴國柱以七月初過都門矣官秉忠以七月



內度居庸矣張萬邦以七月內抵薊鎮矣夫各州縣至山海關不五六百里計程七八日可到卽日師行日三十里亦不應曠日遲久若是也近職出棘闡見撫臣劉曰梧疏叅總兵張萬邦縱軍殃民殘虐地方強奪市貨姦占良婦打傷職官席捲器物驛遞爲之告竄軍丁爲之細鎖職不覺浩然嘆曰大將虎狼之威不用以救民而用以殘民不用以清掃夷氛而用以搏擊無辜如此也及詢諸將何

在則聞劉縱住三河矣柴國柱住永平矣官秉忠住居臺頭今方抵關張萬邦已至撫寧又回臺頭迺運于協路之間未聞有疾抵關者而又假粧病樣令兩人扶掖以見督臣是何驕蹇也諸將所部之衆顧不知視張萬邦何如然卽萬邦部下暴橫狀而諸將之衆亦可類推也夫此數州縣皆職所隸之地也以職所隸之地不能使之循墻而走乃任其伸頸而噬職實恥之况遼左強寇在前望救如



渴而乃雍容濡滯優游自如職度其心是不  
但肆虐于下且以要挾于上撻伐未伸而故  
忘之不勇君父有急而故緩之不義管穰苴  
與莊賈同將以日中爲期穰苴三令五申日  
中而賈不至苴奮然斬賈殉于軍郭子儀唐  
之名將也屢卧屢起其起也未嘗敢不如期  
諸將之才料未必過子儀而慢令之罪則已  
浮莊賈諸臣其何以自處也夫將受命則忘  
其家援抱鼓則忘其身使諸將而愚人也則

可諸將而稍有知識也尚可俟終日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移文及職限以日期諭令抵關聽  
候督臣調遣其已抵關者盪發如期赴遼如  
仍前逗遛在職地方肆其虐焰職卽以狀聞  
上照賜劔之旨明後至之誅則不但地方安堵而  
遼左亦早得其一臂乎若夫歌出車咏采薇  
以作其忠而解貂示恩椎牛享士體悉委婉  
無使其旅邸委頓得以藉口焉則又  
聖明鼓舞之權非職所敢請也



○巡按王象恒題爲患切剥膚憂深恤緯伏乞  
聖明亟賜擬議以保內地事蓋自夷氛日熾東方  
決裂撫順失後無堅不摧三堡陷矣清河陷  
矣從此而蠶食不已豈特三韓之憂更三輔  
之慮也頃者

聖明痛憤積弱赫振神威賜劍重經畧之權申飭  
嚴救援之令援遼諸將盡催出關聲靈所訖  
小醜豈有不殲哉惟是門庭之外與門庭之  
內均不可虛而自近及遠居重馭輕皆不可

緩職伏讀

明旨曰援兵東行近邊空虛可慮汪可受嚴督道  
將等官加謹防禦蓋已抱內地之憂矣顧所  
謂防禦者非空言可以號召徒手可以搏擊  
也頃杜松原設以備山海者今以事急行矣  
大將未設之先猶有一路兵馬而今大將旣  
設之後乃并一路兵馬無之矣督臣駐關數  
月調遣徵發造車造甲造器械刀鎗等物以  
萬千計備極苦心今皆出以濟遼薊鎮之力



亦以急鄰竭矣遼事急猶有薊鎮可以灌輸  
薊有事不知何以資策應也近者山海拿獲  
姦細一名楊守禮由黃土嶺扒進又姦細一  
名真來子由青山口扒進俱奴酋差來打探  
山海兵馬多少且近又報西虜插漢王子扎  
喇虎赤等聚達賊萬餘八月十六日祭天黃  
把都兒等帶領精兵達子的在九月初犯搶  
寧遠前屯東西又搶義院口一帶地方夫前  
屯去山海百十餘里而義院又山海以內地

也又兀魯菴等有信傳來今薊鎮人馬出遼  
東救護關裏空虛我們聚兵會合西虜進搶  
而經畧地震疏中且有奴酋密議不測之語  
矣如此情形則今日之亂豈徒在遼而當備  
又豈止于遼督臣疏曰以兵二百防八里鋪  
矣以新兵一千四百駐關上矣職讀之膽栗  
心搖顏面爲赤此豈可使酋聞且見也及今  
宜再募新兵萬餘或另調別鎮兵馬數千仍  
畱宿將一員教練以爲後勁以示中堅而又



須特發餉銀二三十萬于永平餉司專備山海調募之用至沿邊險隘如石門一片石等處尤須擇驍勇戰將犄角控禦一切戰守機宜急爲防備岌岌若對壘于勅敵而無復泄泄從事度泥丸可封而牖戶以固豈徒明旨一申飭便足了事哉夫潼關不失唐未必不蒙西幸之塵澶淵能守宋世豈有南渡之禍國家金甌無缺固萬不可出此不詳之語而見形察影亦豈可不深長慮哉伏乞

勅下兵部擬議上請職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臣于九月初接得經畧楊鎬書寄有回鄉廣寧生員孫弘祖稟帖一紙內言在虜寨時聞說要先後犯搶清河駿陽等處且僭稱年號要來遼陽建都臣見之不勝憤恨旣接經畧督按地震之揭據朝鮮節制使李善復稟據通役李應仁等搜得奴酋大發軍兵于八月二十日前後攻擊遼陽廣寧等處流聞密議軍至遼廣不戰而過直向



皇都彼如追逐引出曠野廝殺臣見之又不敢驚  
懼昨又接順天巡按王象恒揭謂山海關捉  
獲奸細二名皆奴酋差來打探關上兵馬多  
少可見此虜蓄謀最深志不在小今雖暫退  
而狂逞深入之念時刻不忘兼以遼東地震  
有聲明係兵象則戰守之具防禦之策非今  
日所當萬分加謹者哉除闡外之事聽經畧  
督撫諸臣相機調度外臣愚竊謂

廟堂之上所以鼓舞人心振揚神氣者爲用人與  
發章奏二者爲最急其九卿科道臣且不敢  
一時槩請但望

皇上先點兵部侍郎一二員速差巡城御史五員  
亟允主事劉國縉俾令贊畫兵事其緊條要  
本章如戶部議餉本新任巡撫周永春條議  
本按臣王象恒夷情本盡數檢出發臣票擬  
立賜允行使中外曉然知

皇上宵旰之懷未常少釋庶幾羣情不甚缺望而  
邊事猶不致決裂敗壞不可收拾也至于盡



點九卿大臣以備各門防守多補科道以備  
京城巡視如嘉靖庚戌故事恐亦不可不預  
爲之計者蓋使備而不用實爲至幸萬一禍  
至而後倉卒圖之寧有及乎臣受國厚恩誼  
同休戚復見警報疊至不勝凜凜于衷連日  
以來心悸汗流食不下咽念此

國家安危所係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輒敢冒罪再  
陳悃款惟

皇上憐而聽之謹將經畧傳來孫弘祖稟帖錄呈  
聖覽臣不勝惶恐仰望待命之至

○戶部題爲遼事憂危孔亟遼餉計足宜周敬循  
征倭征播加派往例并從新撫之議稽輿論  
之同仰祈

聖明裁允事山東司案呈到部看得奴酋匪茹全  
遼告急中外聞輦而思兵將臣部握算而籌  
轉輸太倉之匱乏申求漸難而厝處之多方  
更端旣竭見以爲憂于國也而又慮在民故  
以爲取諸民也毋寧先于官支撐不足勢不



得不爲那借那借不足勢不得不爲搜括蓋  
憂憂然預戒三百萬之需而實旦夕皇皇以  
幾一朝蕩平之績苟可不加賦而餘于用則  
臣憂斯瘳臣願斯愜矣迺以今之事勢度之  
撫順失守後三堡繼陷清河又喪嗟此遼方  
艱大之變未知所止師行糧食患深費重倘  
大兵旣集餉不繼臣部何以辭責其能數米  
而炊膠常而謀乎直征倭征播加派事例往  
跡有之卽亦不得不出于此又接遼東新撫

臣周永春揭帖言博稽輿論僉謂非在地畝  
量行加派斷乎不可而臣心滋決矣國有大  
役而徵發今昔之所通行事有不得已而權  
施亦士庶之所共諒往旣有例今亦可援此  
理也亦勢也且夫勤民所以固國而捍國亦  
以衛民正使疆圉多壘之時震虢不驚多出  
毫厘以給公上雖或間有縮衣節食之虞猶  
得安爲耕田鑿井之氓較之遼人肝腦塗地  
豈啻懸絕父老子弟其何愛焉且每畝出毫



厘可易疆場之安則當與天下共效勤王之義曩侍倭禍異國加派尚及于畿浙播梗西徼加派尚及于楚蜀況茲遼差肘腋

神京京邑安危關係四方業既已四方繫安危能勿以天下增供億臣竊量天下版藉惟貴州省地磽田鮮居平本籍協濟目下又勦苗兵不宜加派今以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十二省南北兩直隸照會計錄萬曆六年所定田土

畝數總而計之有七百餘萬頃分計每畝權以加三厘五毫起派第各省直派額輕重視田土多寡皆爲適均內惟湖廣據田土派額獨多似屬偏重訪之楚田土比南直江浙過多而稅糧比南直江浙尚少

國初制賦良有深意然其地廣田衆今日議加之額已倍于江浙矣若兩直各府相提而論淮安府田額比各府亦多並爲酌派于是裒益平矣總計實派額銀二百萬三十一兩四



錢三分八厘四毫一絲憑行各撫按轉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遵照各加派總額依見在本轄逐縣田土稅勿論優免不優免人戶一槩如額派徵其或地有肥瘠田有高下難以執一至于參差通融乃成其平準推在撫按督率司府司府督率州縣辦土物之宜定賦式之正要于額滿毋令偏枯不以毫強少貸不以熒弱苛求務各明出榜示給各州縣張掛通衢盡使小民知悉又將加派則例的數

印填一單如由帖狀各給納戶不許指稱多派仍另項起徵無得混入條鞭之數內刻定當以遼左事寧之日另題停止不許朦朧再徵俾闖茸無所乾沒其手胥猾無所夤緣其姦如有指稱多派事寧再徵者有司叅究吏書訪拿然事在急迫勢難少待限文到日卽將見在司府貯庫銀兩星速那解到部隨爲加派徵補然後無歎西江足救燃眉本部仍計各處程途酌量文移往返日期如到部延



遲者卽會該科叅處時事多艱利孔俱窮寸  
心獨苦全賴諸臣共抱同舟之好自盟急公  
之念於不得已取民之中實寓愛民之意臣  
愚所藉手大幸耳雖然餉旣具矣其間調度  
規畫水陸轉輸非得宿望重臣就近以振董  
之則號令無所稟承事體何由齊一遼新撫  
臣疏云至于督餉大臣審時度勢萬不可已  
若以山東撫臣加以陞銜照舊巡撫另與  
勅書一道得以節制近省一切軍馬應用等項便

于海者由海運便于陸者由陸運俱聽便宜  
行事期于絡繹至遼務使餉集待軍毋令軍  
至待餉甚爲長策臣心躉之其加官陞銜請  
勅節制近省某處事宜職在典銓非臣部所得專  
擬應聽吏部題覆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直隸巡按龍遇奇題爲遼餉搜括不敷就事敬

陳末議仰祈

聖鑒以佐



廟謨事臣竊惟奴酋匪茹主憂臣辱盈廷謀議惟  
戰守二策而戰守備議惟兵餉二端乃無餉  
則無兵餉尤急矣計臣苦于三百萬之難足  
議以南京米折及各方欠解減扣與搜括庫  
餘之銀以佐軍興此萬不獲已之策心良苦  
矣夫曰米折曰欠解曰減扣尚有款項可指  
如曰搜括則非有例派非有見貯不過東西  
那湊多方議處云也搜之不得將巧婦難責  
以無米之炊卽搜之而得亦梯米無補于太  
倉之乏近如兩淮運司臣所按也據疏理兩  
淮鹽法副使袁世振呈詳部劄內有運司贖  
緩無礙及上無餘兩等項臣隨行該道偏搜  
司帑積剩益之以臣項下解餘贖緩合計二  
十七項共銀六萬一千二百有餘已行該司  
列款造冊委官于八月齎解戶部矣夫兩淮  
運司素稱朝廷外府往年積貯贏餘似足以  
備不虞之需頃積引壅滯套搭累商歲解不  
敷動稱借庫致司庫蕩然如掃猶幸綱法新



立歲課不虧些需積剩稍可那湊義出急公  
卽司庫空匱固所弗計然而累款至二十餘  
項爲數僅六萬有餘銖累寸輸何裨軍國萬  
一旦似此捉襟露肘之狀以推四方搜括之  
苦當不異是龜毛何日成羶近火難需遠汲  
于以濟不貲軍興恐無當也計終始惟有請  
皇上發帑一說今亦

皇上所厭聞臣姑以古賢君積散芳規與邊餉虧  
欠緣由及鹽課存積應議者一備陳之或亦  
皇上所俯鑒乎昔宋藝祖仁君也昔年有封樁之  
藏頗類貨賄乃窺其意在有備而易幽燕故  
延至哲宗且有一日發數十萬緡以佐軍費  
則以積爲散之意也今

大內之藏何啻封樁而遼左神京肩背何啻幽  
燕况當此戎馬倥傯成敗得失之會顧可重  
視朽蠹輕視戛害而智反出藝祖下耶且  
皇上亦曾悉邊餉虧逋之由乎據計臣劄開各省  
直四十四年以前帶徵欠京邊三百三十餘



萬四十四年以後見徵欠京邊二百八十餘萬此其大較數誠然矣要之天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蓋自

皇上權稅以來司稅者既剝小民之膏以輸稅司賦者自難併小民之力以輸邊是昔年輸之皇上內帑積爲朽蠹者卽連年欠之太倉缺逋邊儲者也向者朝三暮四顛愚日用不知今則山窮水盡到底人皆瞭然無問民稅就以臣鹽政論更有宜急請者夫兩淮所欠歲解額課政邊儲也而存積引鹽則

祖制議畱邊事緊急開中以待客兵之用也自二十六年魯保攬行存積鹽于兩淮每年歛收餘銀十萬貢之內帑計十年則百萬矣按此十年中兩淮欠解邊儲虧額相等此非足彼缺此一明証乎今膚患剝虜司農仰屋遐想皇上宏謨遠見昔年預開此存積或亦畱之以待今役未可知也卽今捐此百萬以助遼餉是不過以向年取之額課者還之邊陲在臣子



非望外之求在

聖明爲應發之數于我

皇上有饗士之名于兩淮便銷一逋課之累卽兩淮而天下可次推也故泛然以發帑請

皇上必靳然有詞而以量入爲出酌盈濟虛之理一裁度未有不轉念者此臣所次于諸臣之請固一說也夫

皇上遲疑發帑之請毋亦曰事方經姑合無始以十萬開其端或籌度于遲速間待兩軍對壘之時而急爲濟或酌量于多寡間待各司解足之會而總其成此在

聖意淵微固未可窺卽軍旅方興時尚有待若至于近日計臣所請留各方見徵之稅轉以助餉此則濟急第一議羣心屬望萬口一詞不煩遲疑不待再計而決者舍此別圖是汲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蔑有濟矣及查此稅昔年湖廣撫臣以採木故題留十年矣此景視採木何如而尚靳留耶近年江廣諸省每



以水旱災稜題畱矣此景視災稜何如而猶  
靳畱耶且當此邊鄙失利人情動搖此稅固  
萬分應罷以安民心非復內帑所宜有矣  
皇上倘不停徵必有不測之變相繼而起何不急  
傳一檄諭稅使諭工部凡各省直本年見徵  
稅額除見有被災地方請畱奉

旨不議外其餘無分部監盡解戶部轉濟遼餉以  
事平日乃止庶有詞于小民而免逞于一擊  
且足救危遼乎雖重念民窮不免于剗肉醫  
瘡之議而轉濟世艱猶愈于望梅止渴之歎  
夫專以內帑請未免煩出納遲速之疑若以  
未聚之財准見在之用以斂怨之物作投醪  
之施一籌度間未有不憐然者此臣所爲次  
計臣之請又一說也至于忠謀盈庭議無遺  
策臣亦何容置一辭乃臣以爲百謀不如一  
斷凡盈庭之議宜盡付之部院折衷于樞臣  
計臣其有經二臣覆議者

皇上宜朝上夕下毋以悠悠貽失機之悔也凡戰



守之策宜專責之經畧總督二臣其在二臣有所陳請者我

皇上亦有朝上夕下毋以中制而貽牽掣之虞也乃所謂戰守機宜固未宜深言其故亦有可模擬其槩者夫擁十萬之師糜三百萬之餉兵將雲集思奮義士灑血自盟而僅曰以固吾圉諱言戰乎非大張撻伐之

旨矣顧以五萬烏合之衆空驅之原野鋒鏑之場能不領以將士之統御按以訓練之紀律乎其能不挈度彼已之情形敵地之險易乎其能不偵探隣虜之勾連助逆與多方之應援間諜乎僅曰輕擊而設奮戰非節制之師矣蓋使奴而據我撫順三堡以窺我全遼則釜中之魚几上之肉勝勢在我敗局在彼一鼓殲之易易也惟其旣犯而去倏往條來而議申討于塞外則其有險隘地利之可據有重壘堅城之足恃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之足虞而又貼隣西虜如宰賽虎墩免愁乃蠻抄



花等或結聯姻媿或素所約束未事旣以蹂躪東西常我旣事豈不以應援前後牽我則以此言戰固不容草草者其必當事者以奴與虜聚米而籌果其勢可離而不必合也陽以大義諭虜陰以暗計誘虜使能爲我鄉道如回訖之助唐固爲得策卽不然雖不我助亦不爲虜助使我兵東嚮萬無內顧之虞則可併全力攻奴直搗長驅誅其醜類殲其渠魁覆其巢穴以蕩平張無敵之威可也若奴與虜勢必合而不能離陽施陰設總不能得之于虜則難以全力攻奴須分一面以制虜合大軍以窺奴或聲東而擊其西或襲前而攻其後或乘彼之來而擊其惰歸或睨彼之虛而搗其巢帳迨至奴窮勢必奔竄無路再窺虜氛不惡羽翼四散然後或酌數路並進或主全軍直入于以縛首惡終勦塞外可也此又萬全之一策也昔年西事征勦塞外可爲借箸者二當西虜阿台朶兒只伯等之犯我



甘涼也上命樞臣行邊親征敗虜于狼山石  
城梧桐林青羊山諸處窮追朶兒阿台等遁  
死護其驍賊虎都魯等三十餘人俘斬無算  
是克捷之師也當海虜火落赤之犯我洮河  
也上督經畧懸封侯之賞奉七鎮之師申討  
海上止于莽川水泉二捷火酋遠遁時多縱  
舍未能收犁庭絕漠之勛經畧不無遺議乃  
海虜弭首至今不敢大逞說者謂此亦昔年  
赫濯震疊之所致豈其然歟權此二事所得  
進止得失之機是在經畧諸臣熟計而預籌  
之也至于酌大將分掌之兵柄如杜松之夙  
號廉勇素負剛愎者必諭以揉馴庶軍中無  
齟齬之嫌嚴將士賞罰之軍令如指揮白元  
之臨陣先逃故棄主將者必誅不待時庶卒  
伍有無敵之忠諭素受國恩之屬夷如朝鮮  
北關之與奴爲仇素無二念者責令夾攻互  
援庶大軍有犄角之勢醜虜素畏之火器擇  
中國慣用得法列試行陣者令專同廣製庶



禦虜有必勝之具定比隣飛輓之海運如部  
科臺臣所次議計出久遠者今再無搖惑庶  
窮邊有接濟之望乃各兵齊餉足便當刻期  
舉事倘至曠日持久未免師老財匱漢武侯  
所謂住與行勞費正等馮奉世所謂少發曠  
日與一舉卽決利害相萬此皆兵家明訓况  
前此三堡繼撫順而破今清河又繼三堡而  
破兵將非乏不見一矢加遺奴志益驕遼人  
何辜有調發應援之責者其尚可逡巡觀望  
耶至于行間設疑尤屬關鍵一著蓋勢均力  
敵必睥睨維谷而變幻携二則姦膽胡越事  
逸功倍從古皆然如啣承恩之平也成于賈  
人之周國柱上達滿四之平也成于饒死愛  
將之楊虎狸楊應龍之平也成于陰借唇齒  
之安堯臣印向者建酋王杲之擒也成于屬  
夷之王台等近事已驗前籌可訪是在

皇上不靳

明詔懸封侯之爵萬金之賞以勵臣民耳目又在



經畧諸臣之深心而密計之也乃本原在朝廷而制勝在用人昔韓琦范仲淹當國邊人有西賊膽寒之謠司馬光入相契丹有毋生邊釁之戒卽我明土木蒙塵之變倘非于謙張國威練兵主戰幾不勉南遷之禍庚戌虜蕩城下倘非趙貞吉闢和議而馳命督軍安能決退虜之策由斯以談誰謂制勝不在任人也乃今者朝班寥落仁賢空虛滿朝合請枚卜大僚考選三大政而不報吏部屢催左右樞臣而不報經畧疏舉一贊畫主事而不報公論合辭請釋一建繫御史而不報此詎可令奴酋見乎夫任用賢才此

皇上自爲社稷計况邊鄙蠢動四境洶洶者乎乃緩時言之

皇上以爲此迂言嘗我當急時言之

皇上又以爲此倉卒嘗我然則何時而可臣以爲皇上不必以人言爲行止第以事勢之最掣肘人心之最鬱結一暗揣之則必遽然覺可知也



故會推左右樞臣以缺人那推致不得不煩  
欽改序差遼東按臣以缺人而不得不及新咨以  
冊封缺人而借題候補科臣則踰期悞事矣  
以科場缺人而借題候補科臣則改期非制  
矣六科無都給事中而科印塵封六年無都  
察院而風紀空署十三道只六七御史而接  
差無人此其事勢掣肘不掣肘乎舉朝人心  
攢眉蹙額束手無措謂

皇上獨能晏然不以爲念臣知其必不然也語云  
人道邇天道遠人事失于下則天道應于上  
臣以爲我

皇上亦不必以人事之闕失爲偶然第就天心之  
示儆災異之疊告一印証之則必憬然悟又  
可知也故向也天鳴地震之變只報于四境  
而今則地震風霾之變已徵于

闕庭向也龍鬪鼠渡之異尚露于東南今則赤  
水日磨之異便彰于

輦下向也牛妖星隕之怪雜見于四方平寧之